

心灵曙光

童年的水泡饼

如果果 绘

岁月无声

陆月如

童年味道总是多种多样的,而记忆里那独特的甘甜味总是时常萦绕在我的心头。

麦健荣

近日,在网页上看到少年时追过的一本书——高建群的《新千字散文》。我一眼就认出它,简朴的封面上那一幅独具匠心的图画依然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:淡蓝的天幕中有两只大雁展翅飞翔,鱼脊状的山脉下方有一枝梅花傲然挺立含苞待放,寓意这本文集如一剪梅清新脱俗。

这是我买的第一本散文集,也是我买的第一本旧书。

也许受了“小升初”作文考砸的刺激,知耻而后勇,上了初中后,我曾狂热地阅读文学杂志类的书籍。《新千字散文》是我那个时候偏爱读的,收集的散文都是千字上下,适合我当时的阅读喜好。我也尝试模仿着写过几篇乱七八糟的东西,投寄到市县的报社,结果“石沉大海”没有下文。

出来工作后,家庭生活发生了一些或大或小的变故,东西搬来弄去。待到一切稳定后,闲暇间我萌发写点什么的想法,想起那本千字散文,却可惜找不到了。这次网上遇见它,我激动得如见到久别的朋友一样。于是在购物网站上搜索它,竟然显示有十几种选择,同一版本开出的价格相差挺大。我经过对比后筛选出一本自认为性价比高的下了单。一个星期后,这本旧书就出现在我的面前。一瞬间,我有一种“似曾相识燕归来”的亲切感。

书的左下角贴有“原版图书”标签,我端详后确认是当年的书,薄薄的32开本,封面上已有岁月留下的斑驳。

老话有“旧衣不送人”之说,但书籍恰恰相反,不论书籍或新或旧,只要是心头所好,所获皆是至宝,丝毫不影响再拥有的欣悦心情和学习质量。重拾少年书,再现少年事,点点回忆浮现眼前,无尽感慨涌上心头。

旧书把三个人连在一起,曾经有两个少年透过文字了解20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,与作者共鸣、共情、共振。翻开泛黄的旧书,氤氲出一种静水流深的朴素气息。观察书上圈点勾画的痕迹,可以窥见自己当年的阅读也是如此的浅薄,过多局限在字词学句方面,鲜有对文章给予更多更深的分析与思考,估计旧书主人与我的年龄大致相仿,该是一名初中文学爱好者吧。我掩卷沉思,这本旧书的主人现在工作会不会与文字有关呢?他(她)现在还在文学道路上追逐自己的梦想吗?我多么希望他(她)不会像我一样,在蹉跎岁月中失去那一份执着与坚持。

重拾此书,让我再次了解作者。出版此书时,作者的年纪只是三十出头,像一颗熠熠的星在文坛上闪烁耀眼。我常常感叹,一些文学家年纪轻轻就能写出惊世骇俗的作品,王勃26岁写下千古名文《滕王阁序》、曹雪芹23岁写下《雷雨》……有没有天才之说?我不得而知。我第一次读它的时候,还是一名初中学生,作者比我年长20岁,已经能写出这么多优秀作品。我再捧此书的时候,已过了知命之年,比作者当年年长20岁,而我现在要写出一篇像样的东西,仍感到非常吃力。为什么我与作者会有如此巨大的差距?除了用天才与庸才解释外,应该只能归咎于我过去浑浑噩噩虚掷的几十年光阴,还有自己缺少的那一份坚持。此时我脑子里冒出一个滑稽的奇妙想法:如果没有与此书分开,我一直拥有它并常常学习它,坚持以它为目标,一年一点、一点一点地靠近它,如今的我,写作水平是不是就接近它了?

再见旧书,给我震撼的还有书价的飙升,36年后此书在网上的最低标价比原价涨了40倍,最高标价是原价的100倍。“岁月积攒价值”,一本好书静静地躺在岁月里也会慢慢升值涨价。我想,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岁月里,也能这样长进吗?答案肯定是否定的。反观自己,回看过去的几十年的岁月路,写作水平依旧还是原地踏步。

重读旧书,我读出曾经的自己,检视现在的自己,直到现在,当我虚度了半生年华之后才幡然醒悟:是我丢掉了那一份的初心固守,缺少了那一路的摸爬滚打。想到这,我不禁慨叹。

生活物语

转弯

山林

“孩子,当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走出困境时,不是路已到了尽头,而是该转弯了。”

1997年8月8日,父亲在病痛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,但他留在我日记本里的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。

父亲寡言少语,我也常常是“金口难开”,日记成了父子俩最好的交流方式。有什么心事或烦闷,我喜欢用文字记录下来,日记成了我宣泄情绪的途径。写完,放在书桌上,等待父亲的安慰与勉励。父亲忙完手上的活,趁我不在的时候,拿着我的日记本坐在屋檐下,举过头,对着阳光,眯着眼睛认真地看,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。看完,父亲会在篇末留下几行生硬的字。父亲书读得少,字写得歪歪扭扭的,有时还会写错别字。

父亲常对我的陈述提出自己的看法,有时父子俩因为某个问题有不同的意见,就在日记上进行激烈的讨论,交流了好几页纸,也没有个结论。父亲留在日记本里的看法,就像冷冬里的一缕阳光,暖暖地浇灌着我;父亲留在日记本里的建议,好似黑夜里的盏明灯,指引着我前进。

那年刚上初一,第一次接触英语,感觉特别的难,记单词成了一大障碍。别人背一遍就能记下来的单词,我要花上半天的时间。结果却是今天记住了,明天又忘记了。虽然我花了很多的时间,但英语成绩依然一路“红灯”亮起。为此,我十分的困惑。父亲从我的日记中知道了,悄悄地在我的日记上留下这么一句话:“孩子,当我们怎么努力都无法走出困境时,不是路已到了尽头,而是该转弯了。”这话如同一个禅机点醒了我,深挖问题的根本,原来是自己的方法不当,换了个方法后,终于走出了困境。

其实,一切的一切,并不是不能解决的,更不是路已到尽头,而是该转弯了:生命中会有挫折,会有磨难,不是路已到了尽头,而是该转弯了;前方的路,没有哪一条会笔直到尽头,适当拐弯,可能会找到美好的路,会遇到更好的风景……是啊,正如父亲所言:“不是路已到尽头,而是该转弯了。”

诗歌

爱上“打”字

老茧

打雷,打閃
吹吹打打的悲伤,怎么也落不满
李商隐的小池塘
不忍打湿,当春那朵
锦官城
颤颤巍巍的水珠,在枝头迎风打坐
荔枝满山坡打滚
诗歌的小商铺,好多人进出
没一个说打酱油
我们都是打更的凶器
被打伤的
比潜水还要多
把诗打成铁,把铁锤成诗
铁熟了,诗还没淬火

《静待》友转 摄

岁月如墨

蟋蟀情思

张浩

童年那会儿,过得是非常简单的日子,没有变形金刚,没有蜘蛛侠,也没有奥特曼。周围的小伙伴们也都是如此,家家的生活条件都一样,所以大多是一群孩子聚在一起,春天爬树摘榆钱,夏天下河游泳捉鱼虾。而让我记忆犹为深刻的是养蟋蟀、斗蟋蟀。

那时,在我就读的小学后面,是一片空地,空地上有很多散乱的砖头石块,到了秋天,野草丛生,这样那样的虫子爬的爬,飞的飞。每到夜幕降临,就可以听到蟋蟀清脆的鸣叫。

蟋蟀,是一种非常好斗的昆虫,斗蟋蟀也成了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。

开始的时候,我都是看着大一点的孩子斗,看多了,心里也痒得很,就自己弄一只来养,和他们的斗一斗。但是,养蟋蟀需要工具——一个玻璃罐子。那时候,可不像现在,随便哪里都可以找个器皿,实在不行花钱买一个。

养蟋蟀的玻璃罐子,其实就是罐头瓶。可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好,能吃上罐头,除非你生病了,父母才舍得买一瓶,还要分好几次吃。所以找个罐头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当时,我在乡下和奶奶一起生活,日子更是过得紧巴巴的,家里唯一的一个罐头瓶,是用来盛食盐的。为了养蟋蟀,我偷偷把小半瓶食盐,倒进了邻居家的猪圈。

当时的心里只想捉个蟋蟀养,哪里会去想被奶奶发现了怎么办。拿着罐头瓶,我就跑到学校后面的空地,学着大孩子们的样子,先在瓶子里放些湿土,找根木棍把土捣实。然后,我扒开草丛,翻动砖头石块,不一会儿,还真发现了一只蟋蟀。这只蟋蟀个头大,样子威武,这可把我乐坏了,可我才一动,它就蹦到了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。

看到它不再有逃走的迹象,我轻手轻脚地走过去,屏住呼吸,生怕再次惊跑了它。只见它一动不动地伏在地上,晃动着触须,好像在欣赏自己的气概。等离它只有一步多远的时候,我慢慢蹲下身,伸出右臂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把它捂在手心,然后收紧,把它放到罐头瓶里,盖好盖子。看着游走在瓶底的蟋蟀,我心里的那份高兴劲儿,难以言表。

拿着蟋蟀,我一溜烟儿跑到大孩子们经常斗蟋蟀的地方。果然,一大群人正在那里大呼小叫地喊着:“哎!快咬啊!咬它!”我使足了力气挤进去,大声说:“我要跟你们斗一斗。”

里面几个正斗得不亦乐乎的大孩子,先是一愣,看了看我,然后又看了看我手中的罐头瓶里的蟋蟀,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。我当时一脸茫然,不知道他们笑什么。

过了好一会儿,一个大孩子对我说:“你这哪里是蟋蟀啊,你这是油葫芦,连蟋蟀和油葫芦都分不清,傻帽儿。”

听到这里,我感觉自己的脸跟火烧了似的,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,急急慌慌地挤出人群,往家跑。

一进门,奶奶正在做针线活儿,看到我手里的罐头瓶,劈头就问:“瓶子哪里来的?”我赶紧把瓶子藏到身后,支吾了半天,也没说出个个子丑寅卯来。

奶奶夺过我手里的罐头瓶,然后看了看灶台,脸上的怒气更大了。这时,我才后知后觉:自己犯了大错。

“盐呢?”

“我……我给倒……倒猪圈了。”

“你个倒霉孩子。”奶奶气得顺手从灶台边抄起笤帚,结结实实地揍了我一顿。

江门市技师学院

国家重点 公办院校

学院始建于1963年,是全国首批国家级重点技校、技师学院、国家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、全国一体化教改示范单位、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、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范点、广东省“校企双制”示范校、广东省高水平技师学院创建单位。学院被誉为江门侨乡工业战线的“黄埔军校”“广东技工教育的一面旗帜”。

学院设有先进制造系、汽车工程系、传媒设计系、财务经营系、机电工程系、现代服务系、信息技术系等教学系,开设30多个专业,在校生1万余人。学院与200多家企业建立良好的校企合作关系,毕业生就业渠道多、质量高,供不应求。

报读 江门市技师学院

技能成就美好人生

技能学历双丰收
全日制证书 可考编入伍
高级工(大专) 预备技师(本科)

就业抢手待遇好
技能在手,就业创业无忧
实用顶用,待遇高前景好

全国县镇、农村户籍学生
可申请免学费就读

学院微信公众号 扫码报名

联系电话:
0750-3881213 18026881840